

心/香/一/瓣

# 栀子花般芬芳的妹妹



潘昌操

当我从两路口轨道交通站出来时，一个妇女用背篋装着一背篋栀子花在站口出售，洁白芳香的花并没有吸引多少匆匆脚步驻足。那是一捧捧连枝带叶捆绑好了的新鲜花朵，卵形叶子上和花瓣间还留有水迹，像未干的泪水。躺在背篋上面的面筛里，仰面朝上，花瓣重重叠叠，相互簇拥在一起，等待着一双爱花的手将它们捧进家里，捧进它们最后的归宿。好熟悉的栀子花，这和故乡的栀子花有些许相像，同样的雪白，同样芳香，可又分明是不同的模样。

记忆里故乡的栀子花花瓣不重叠，花瓣与花瓣之间有些许距离。花开时漫山遍野芬芳四溢，结果时，一颗一颗的，头上似乎还顶着花落时的花蒂尾部，像顶着花冠。一颗颗金黄的果儿像商周时盛酒的卣器，故又叫黄栀子，秦汉时就被入药，做成茶，清热解毒，舒肝理气。

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，父母亲去世后，回去的时候越来越少了。留在我记忆里的老家事物太多，比如青青的竹林，又比如院子左右两边的池塘，再比如院子对面的山坡，一年四季变幻着色彩。这些都不是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最深的应当数漫山遍野的栀子花开。

栀子花开的时候是五月来了，五月阳光充沛，乡村一片繁忙。我喜欢这个季节，闻着院子周围芬芳的花香，五岁多的我带着四岁的弟弟，两岁多的妹妹奔跑在麦茬田里帮大人拾麦穗。母亲把我们捡的麦穗用手搓下麦粒，一点点积累起来，一个季节下来居然有一小箩。母亲把晒干的麦粒磨成面，加水和好，放进糖精，放进揉碎了了的栀子花，在铁锅里煎成两面黄带着黑锅巴的麦粑。香甜的栀子麦粑现在想起来仍是人间最美的食物。

我们兄妹三人手拿着滚烫的麦粑，边吃边打闹，奔跑在田埂上。田埂边开满了栀子花，栀子花有大人那样高，我踮起脚尖摘下两朵插在妹妹的小辫子上。那时的妹妹真乖，真漂亮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长着圆圆的小脸蛋，一边有一个酒窝，嘴巴甜，十分招人喜爱。虽然大人们饥一顿饱一顿的，但妹妹吃的是埋进柴灶里焖的瓦罐饭，饭里有些许肉和红糖。妹妹长得胖胖的，腿上手上长满圆乎乎的肉。用手捏，又是软软的，捏一下，妹妹笑

一声，洁白的小乳牙像栀子花一样白，我和弟弟都叫她小猪妹。头上戴着栀子花的妹妹更可爱了，八哥，九哥地叫着，像一只小鸟绕一圈田埂又飞回了家。

黄栀子乡村主要的经济收入，那时没栽多少水果树，经济来源主要靠长在田埂边的黄栀子。黄栀子不择地，竹林下，大树旁，杂草地它们都能生长，一棵一棵开花结果。又没见过谁给它们施过肥，浇过水。自从农人栽上它们后，夏天报以芬芳，秋天报以果实。收获后，大人们一挑又一挑将黄栀子送入药房换回钱，然后，换回肥料和农药。如若谁家人得了肝炎、肠炎，谁家孩子眼睛肿疼上了火，泡上一杯黄栀子茶，清热解毒，一会就好。从小身体羸弱的我可没少喝，那个苦呀，好比喝黄连水，喝一口马上就想吐出。长大后才明白，什么才是良药苦口。

农人们也爱美、爱花，谁家的大姑娘、小媳妇摘一朵戴在头上是没人说的。不结果的栀子花，我们叫它大栀子花，故乡偶尔也有一棵。当我找不到大栀子花时，我便给妹妹插上小栀子花，父母不会骂的。晚上睡觉前母亲总会小心翼翼地将花从妹妹的辫子上取下，然后放在带水咸菜坛子檐边。一个晚上过去了，栀子花仍新鲜如故、芬芳如故。

妹妹三岁时突然病了，不知是得的什么病，上吐下泻，没有文化的母亲先是用黄栀子泡水给她喝，结果是越喝越吐，越喝越泻。等父亲忙着从外面赶回来的时候，妹妹已经脱水，奄奄一息，急赶着往乡卫生院送，医生尽了力却还是没救回妹妹的命。一家人都哭成了泪人。父亲拿了一把锄头和一个畚箕，悄悄将妹妹送出去了。第二天，我和弟弟哭着追着问父亲，妹妹去哪里了？父亲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她喜欢栀子花，就让她和栀子花在一起吧，就让她洁白地来、香香地去。”

前几年，我在巴南区大来山的山脚发现了一大片的栀子花，不是花开双层供观赏的大栀子花，而是可结果的小栀子花，一朵一朵单纯、洁白。于是我动情地写下了一首诗《妹妹回家》，以此献给我小小的如栀子花芬芳的妹妹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)

生/活/随/笔

## 雨夜古镇



冉小平

傍晚时分，下了一整天的雨依旧缠绵绵绵，不紧不慢，一点儿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烟雨下的古镇，朦朦胧胧，飘飘渺渺，显得更加的古朴和静谧。

愈来愈浓的夜色，像一张无形的大网，仿佛在不经意间，一下就将淋透了的古镇拥入到自己的怀中。一霎时，街道两旁的吊脚楼、小河边的黄葛树、残存的青石板老街，全都变得模模糊糊、无踪无影。

一排排橘黄色的街灯，准时点亮；一挂挂红彤彤的灯笼，张开了笑脸。细雨斜风中，三三两两的游客撑着各式各样的雨伞，悠闲地漫步在古镇的街头。他们或随意穿进一条幽深的小巷，去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，或虔诚地推开一扇吊脚楼的木门，去身临其境别样的人间烟火。不过，同行的小孩子却没有大人们那样的雅兴，他们像一只只从树枝上跃下来觅食的小鸟，不是在小雨中跑，就是在人群里闹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，把一地斑驳的树影踩得支离破碎。

古镇最让人向往的还是那条古韵悠悠的百年老街。仅有数百米长，三五米宽的老街，全部由大小不一的青石板铺成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风吹日晒，雨后的青石板人影可鉴，泥水不粘。每一块无言的青石板，分明是一张发黄的书页，见证着古镇

的变迁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老街两边的旧民居，白墙黛瓦，古色古香。售卖各种土特产和日用品的店铺，星罗棋布、鳞次栉比。不远处的黄葛树下，几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正欢快地跳着橡皮筋：“黄葛树，黄葛丫，黄葛树下就是我的家。我家有个小妹妹，她的名字叫马兰花……”在老街的转角处，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正独自端坐在大门口的竹椅上，眯着双眼如醉如痴地拉着二胡。那跌宕起伏的乐声，在薄凉的雨夜里穿街走巷，千回百转，撩拨起无数游子淡淡的忧伤……

迷茫的夜色中，古镇旁的小河恰似一个身披白纱的痴情姑娘，日日细声絮语，夜夜浅唱低吟，仿佛有永远都说不完的情话，仿佛有永远都唱不完的情歌。河边的风雨亭下，七八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围坐在一起吸着叶子烟，喝着老荫茶，饶有兴趣地打着川牌。时光如水，岁月无痕，那些常年在此吸烟、喝茶和打牌的老人去了一茬又来一茬，唯有这座饱经风霜的亭子，仍旧执着地守候在这里迎来送往。

雨巷的深处，树影婆娑，灯火阑珊。湿漉漉的草丛里，此起彼伏的虫鸣像一曲舒缓恬静的小夜曲，让人心旷神怡、宠辱皆忘。不知不觉，夜已深，风乍起。古镇，便枕着这人间天籁，进入了甜甜的美梦。

(作者单位:石柱县文旅委)

诗/绪/纷/飞

## 在农谚里行走

双手裹满泥土的农民  
土地成为诱惑他的一部分  
成为最能够打动他的事物



左利理

每年他把地里的活  
重复一遍又一遍  
隔着田野的距离  
像心疼老朋友一样去关照  
用乡野的土语，与农作物对话  
在农谚里行走阡陌  
看庄稼的长势  
用一阕最美的词牌  
填满庄稼的外衣  
伴随村头那棵老黄葛树

重组花样农事  
成为他的小清欢  
曾经撂荒的地段  
被金黄的果实包围  
粮仓涌动的丰收讯息  
加深了农历的厚重感  
农民低头嗅到的稻香果香  
将收获更多一成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山/水/抒/怀

## 勇登金佛山



余道勇

金佛山因其山势高耸，古人称之为“冠笈”。今年6月22日，是金佛山获批世界自然遗产十周年，我决定参加金佛山登山赛，重温登顶金佛山之苦乐。

从西坡大门到金佛山金龟朝阳观景平台，赛道全长约十公里，海拔上升一千四百米，常人需要五六个小时才能爬完。如果按二十厘米一级台阶来算，相当于要爬七千多级台阶。挑战自己就是最大的胜利，9点30分，我背起行囊，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。先是两公里的平路，然后到达碧潭幽谷，再沿着步道向峡谷里面挺进。满眼皆绿，在这盛夏季节，似乎找不到一丝暑气。队伍排成一字长蛇阵，缓缓向峡谷内移动，然后逐渐拉开距离。我加快了速度，试图在五小时内完成赛程。

碧潭幽谷内，流水沾沾，随着海拔的提升，溪流成潭、成瀑，乱石成堆，又形成激流漩涡。两边山体壁立千仞，虽然是绝壁，但植被却相当丰富，山体及溪流两岸全被植物覆盖。山上的猴子也许是被我们的阵势吓着了，都躲在森林里面看着热闹。要是平时，那些猴儿们早就蹲在路边等待游客的施舍了。

约一百来分钟，到达索道下站霜叶桥。这个成绩，对我来说相当不错。一路上，看不尽的瀑流，登不完的梯步，望不到头的山路，既让我心存畏缩，又吸引着我一往无前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继续前行。

过了霜叶桥，步道呈“之”字形弯曲，宛若游龙。恰逢雨霁，金佛山断崖上飞瀑如练，飘逸洒脱，有的一览无余，有的却隐藏在山林之间。瀑流声和喘息声，以及人们呼喊的回声夹杂在一起，一路充满生机活力。

转几个弯，台阶忽然变得宽广起来，一条笔直的、宽约四五米的步道呈现眼前，就像是城市广场，又像是一道山门。这里叫空门，有九九八十一级台阶，象征八十一道磨难。也许迈过此门，从此人生一帆风顺。

越过空门，再蛇行拾级而上，忽然又有一道绝壁挡住去路。我们必须钻到岩缝里去，才可以翻越这道绝壁。与刚才的空门形成极大的反差，壁缝间只容一人通过。壁顶的水珠不时滴落在身上，与汗水交织，给人一个透心的凉快。

穿越一片原始森林，一路上水流不断。金佛山的生灵是如此丰富多彩，森林里古树参天，而树身上又沾满了地衣和苔藓、野菌等，它们彼此共生，生机勃勃。到达涤心桥处，一条悬瀑在绝壁上飞流直下。再往上打望，那爬不完的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。有些坡度达五六十度，梯步高度三十多厘米，只能手脚并用往上攀。步子已经变得十分的沉重，往上挪动一步都需要极大的力气。

不知跨越了多少级台阶，到达悟道亭。原来人们需要经过艰辛跋涉，才得以悟道。身心合一，不是一种道么？悟道亭，真是恰到好处。

过了悟道亭，离终点就越来越近了。我与同行者一鼓作气，登上了观景台。这里海拔二千一百米，雾气弥漫。我停止计时，时针指向下午两点。四个多小时的攀登，刷新了自己的成绩。与坐索道上观景的游客相比，我们心中的风景是不一样的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